

急轉的陀螺
都風
虫累



回憶與隨想文叢

急轉的陀螺

郁風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封面繪畫 郁風

責任編輯 梅子
封面題字 鄭家鎮
裝幀設計 寧渺

作書名者郁風急轉的陀螺（回憶與隨想文叢）

急轉的陀螺（回憶與隨想文叢）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衆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版 次
一九八七年七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圖書號 ISBN 962·04·0480·7

版 次 一九八七年七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0480 · 7
規 格 三十二開(114×184mm)三二一面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上圖□作者攝於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19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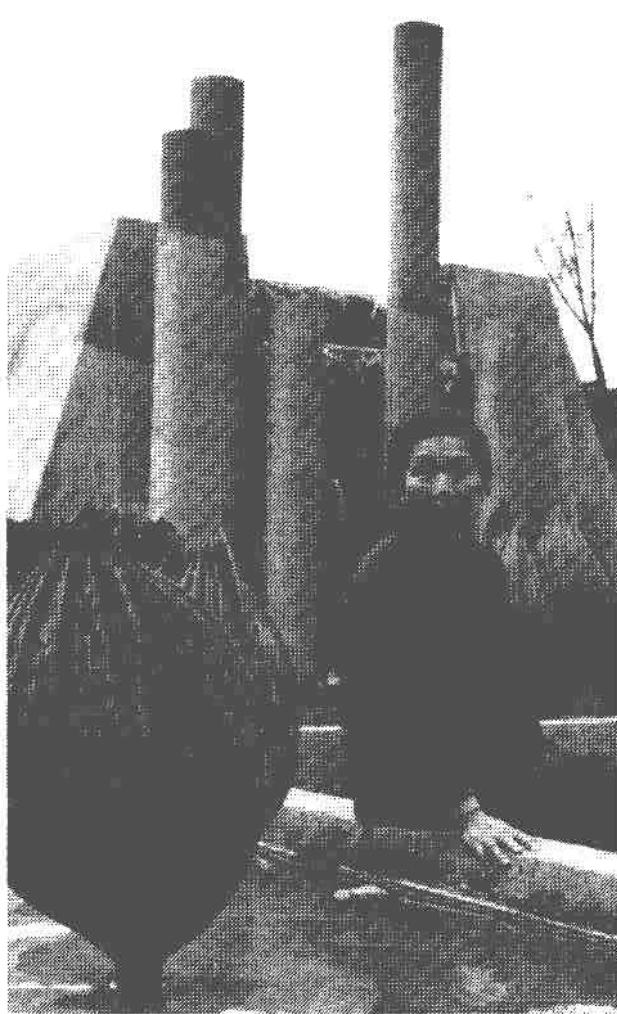
下圖□作者(右三)與父親郁曼陀(左二)、三叔郁達夫(左七)攝於富陽鶴山。



圖□廣州留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

排：潘漢年（左一）、作者（中）、司徒慧敏（右一）。（1938年）

圖□在為魯迅紀念會集體創作的魯迅像前。左起：郁風、張正宇、糜文煥、
淺予、謝謝、丁聰、張光宇。（1940年，香港）



上圖□與(左起)王炳南、西薩摩亞元首之姐、元首夫人攝於元首府花園。
(1981年5月)

下左圖□巴黎留影(1982年)

下右圖□攝於香港太古城

作者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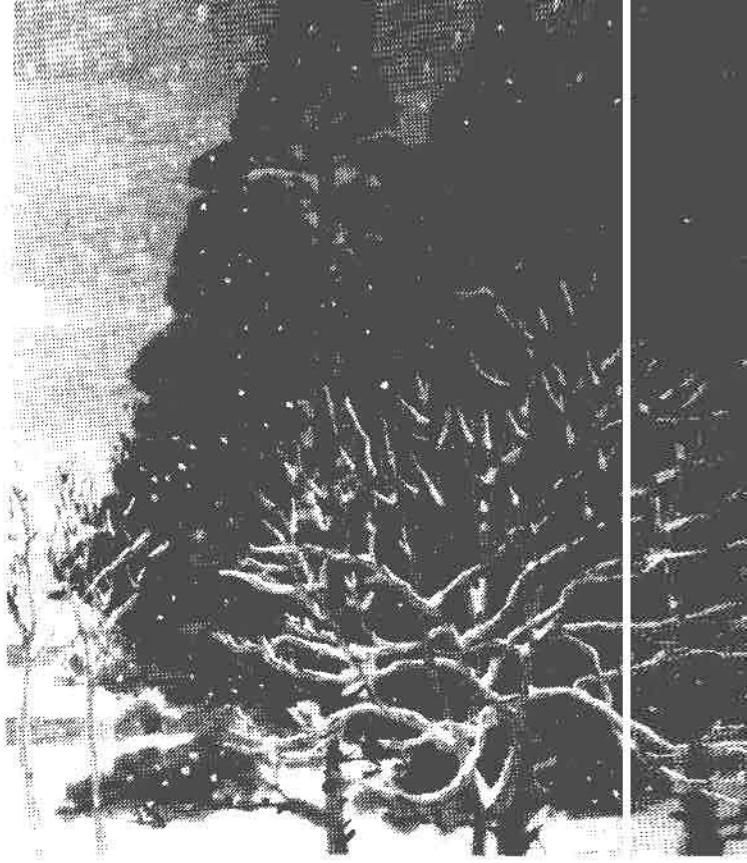
香港，是我曾经工作过三年的地方，感谢三联书店将在这里出版我的散文选集，我应该向香港读者说几句话。

像多数普通人一样，我最初写散文是從十二三岁读中学时开始，只是交给老师看，有时由老师贴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给同学看。后来是写信，也包括类似情书的信吧，只给一个收信人看。第一次排成铅字发表出来给读者看大约是1936年，那是我飾演话剧《武则天》的时候，次年九主编的婦女杂志约我写一篇散文，谈对武则天的看法和饰演她的感想。

之后，当记者，当编辑，自然要写稿，还要画漫畫、插画和人物速写。建国以后还是当编辑，《新观察》杂志创刊不过一年，前后二十几年搞展览（十年浩劫不葬）也是一种编辑工作。这期间为配合工作和近水楼台的便利，写了更多的美术评海，只有在担任其他工作出差或創作假期去旅行画之时，才敞开心灵写我想写的散文。然而这时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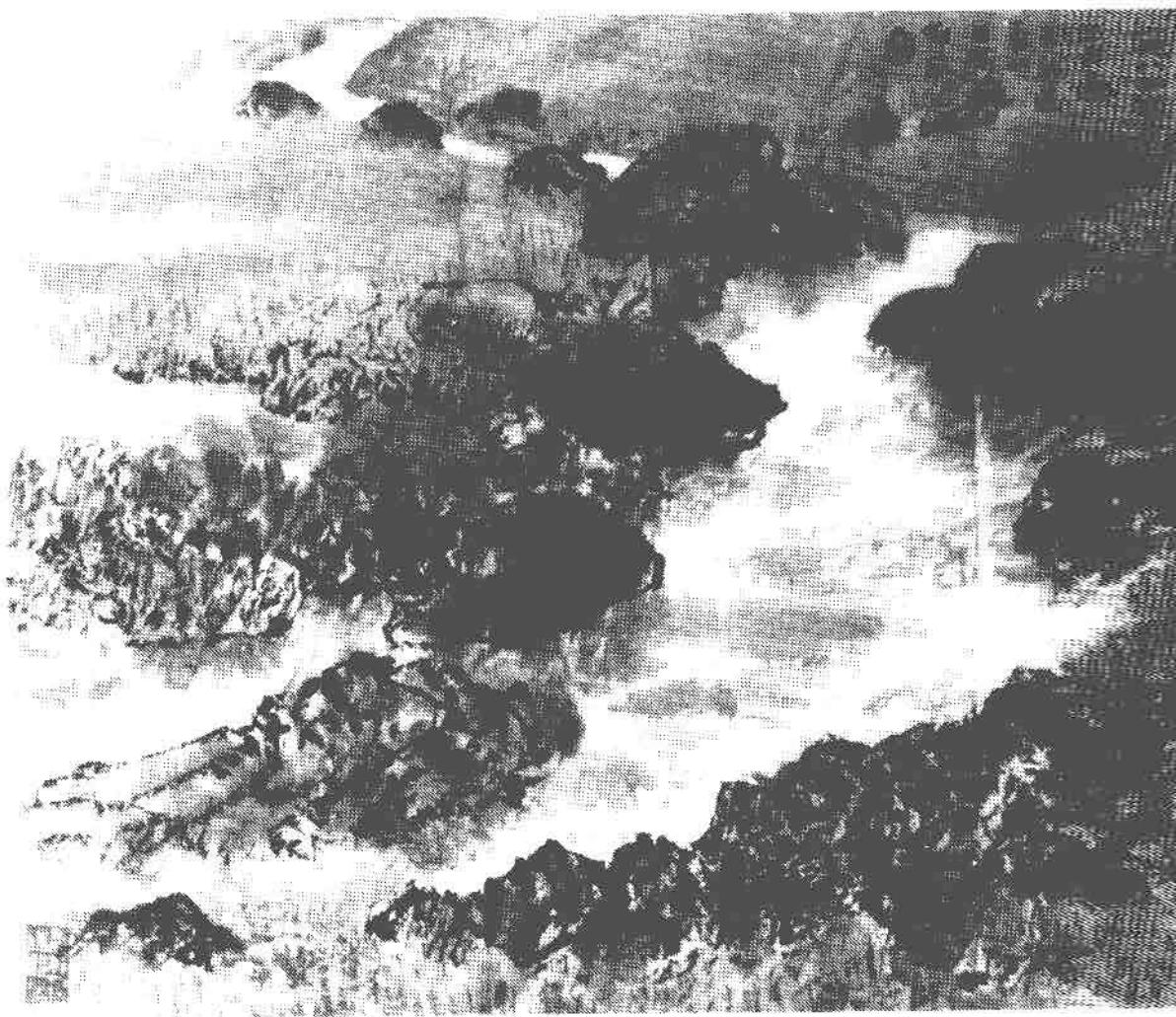


江南春雨(彩墨·40×34cm) 1980年作



上圖□初雪(彩墨·65.5×48cm) 1980年作

下圖□冬日抒情(彩墨·53.5×53cm) 1980年作



圖□黃山黑虎松(彩墨·51×52cm) 1981年作

圖□小溪(彩墨·30×34cm) 1984年作

急轉的陀螺（代序）

徐 遲

這位畫家，兼善散文，寫得還真不少。相對而言，畫却不多。

一九三四年，她十八歲，在北平藝專畢業後又去南京學畫，第一次開了畫展。次年回到上海，她投入了救亡運動，從此不光是畫畫，而是什麼都幹了。去浦東工人夜校教課，組織青年婦女俱樂部；一九三六年三八節那天，當過上海婦女界響應一二·九運動遊行示威的總領隊；她還參加業餘劇人協會上台演戲；爲美國共產黨刊物《中國的聲音》（*Voice of China*）畫插圖。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先跟郭老和夏衍同志去廣州辦《救亡日報》，再去四戰區軍隊；後來又去香港當報紙記者編輯，四十年代初在香港還編過一個文學和美術刊物《耕耘》。香港淪陷後在桂林與新波、特偉、楊秋人等開《香港的受難》畫展；以後隨劇團在四川巡迴演出，搞舞台美術和服裝設計，在成都重慶開個人畫展；日本投降後在《新民報》編副刊和《每周藝叢》等等。

開國以後，她又擔任了中國美術家協會的展覽部主任。五十年代至今，一直在做美術工作。籌備，組織，評選，舉辦了不知多少展覽，展出過不知多少中外繪畫雕塑和一應的美術品，接待着不知多少人次的摩踵挨肩的參觀羣衆。如此周旋了這多年，自然很

少時間繪畫了。

她說過這樣的話：「與其擯棄這一切責任而去搞並不比別人更有成就的作品，還不如在我比較輕而易舉地使有成就的作品不致於被埋沒冷落來得更有意義。」

說得很好。本來，客觀條件把她放在這樣的位置上也並非牢不可變的。但她有這樣的才能，有適應的天性，又有廣泛的興趣。一當主觀的努力博得了客觀的公認，她就越來越身不由己了。

她這種工作，沒有一股勁是幹不下來的。拋開自我犧牲精神不說，她幹的事都卓有成效，而且不管如何忙碌她還從容不迫，風度瀟洒。美術界對她的展覽和組織工作，是一致首肯的。

這些年裏繪畫不多，散文寫了不少。見景生情，一揮而就，像畫素描似的，寫來如水湧流。

她寫的散文純真，有自己獨特風格。有些作家寫了很多短篇長篇，多幕劇甚至長詩，還展示不出散文風格來。這散文風格，非同小可，尤其在文風不振之時，陳辭濫調還在充斥。好的散文風格，似是信手寫來的，却新鮮活潑，才智橫溢，天然成趣，具見個性，却能引起共鳴，短短的篇幅中，振輻急劇增大，繞樑三日，餘音裊裊。

只在最近，她終於全部脫出身來，不再搞展覽的具體工作了。但一生中的大半輩子已經過去。掇拾英華，她有了這麼一本美文集。

選入本書的若干幅畫，都是近年所作。從這些畫看，非拿過半個世紀的畫筆，是畫不出這樣蒼勁的綫條來的。明淨的色彩，亦畫家心靈之光潔閃照，只當野花閑花叢中，你看到了縮影似的小小風帆，方見富春江上一片風光，佈局巧思令人怡悅。在滿眼顯赫的葵花照耀下，粉牆黑瓦方窗在不顯眼處惹起了多少鄉情離愁。青峯墨竹紅桃，淡淡地掩映着兩三家春雨中的江南人家——呵，江南人家！就在這些對比中間，喚起了一瞬間的感情。《過冬的草》是冬日抒情的傑作，把主題隱藏在非主題的深處，生氣勃勃。一九八二年被選送法國沙龍美展得金牌的《春風吹又生》，是一幅早春的抒情，生機盎然。細細看去，原來是國畫，不是油畫，而有油畫的效果，國畫出了格了。較之不出格的國畫之尋求新意者，這些出了格的國畫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了創新。不過，這些繪畫未免畫得工整了一些，說明用心過於嚴謹，她的畫筆還並沒有奔放的氣勢。

對於這些畫，她自己是並不滿意的，說過：「我多想畫出新的畫！這一天不會太遠了。雖然這批畫裏也會注入熱烈的感情和搜索枯腸的心思，但我巴不得它們過去。這次印成集子放上這幾幅，也就是標誌過去的結束。」

說的好呵，標誌過去結束的這本選集《我的故鄉》，也有異域的描寫，從《巴黎珠貝》之中可以窺見未來起點的標誌了。作爲風景詩古代產地的富春江，不也早已開始了它攔河壩前後的新生命了？她明媚的故鄉，父母、親族、師友的回憶，童年的釣台，正如一隻急轉的陀螺，它就是這個地球，是這多的他鄉的遭遇，異域的見聞，人物的命運之所自來。從這本書裏也已可以讀到歷史的滌蕩更新，社會急劇轉變的去向了。

我們都是些平凡的人，微不足道，却生活在最不平凡的時代裏，而且生活在經濟將要大發展的中國，在多事之地球上，在太陽系的裏面，在銀河之上。生產力的大革命任務已擔上我們肩頭。科學技術還將賦予人類以主宰宇宙的方便，文學藝術又怎能沾沾自喜地滿足於狹隘的目光和閉塞的思路裏呢？

吸收域外的生活與文化的精華，可以促進我們的新創作。我們應該登上更遠的航程，奮翅作更高的飛翔。無限在我們前面，我們自己未必就是有限。今後的歷程將艱苦，也將不知如何形容才能形容出那種光輝燦爛。我們也決不會忘記當年我們如何投身於革命以及我們如何走了過來的，但我們頭頂就有滿天星斗，等着我們去勘察與開發呢。

記得在四十年代剛開始時，就在香港，宋慶齡曾送給她一枝筆。她用它寫下了這許多散文。

作者的話

香港，是我曾經工作過三年的地方，感謝三聯書店將在這裏出版我的散文選集，我應該向香港讀者說幾句話。

像多數普通人一樣，我最初寫散文是從十二三歲讀中學時開始，只是交給老師看，有時由老師貼在教室外的走廊裏給同學看。後來是寫信，也包括類似情書的信吧，只給一個收信人看。第一次排成鉛字發表出來給讀者看大約是一九三六年，那是我飾演話劇中武則天的時候，沈茲九主編的《婦女》雜誌約我寫一篇散文，談談對武則天的看法和飾演她的感想。

之後，當記者，當編輯，自然要寫稿，還要畫漫畫、插圖和人物速寫。建國以後還是當編輯，《新觀察》雜誌創刊當過一年，前後二十幾年搞展覽（十年浩劫不算）也是一種編輯工作。這期間為配合工作和近水樓台的便利，寫了更多的美術評論，只有在擔任其他工作出差或創作假期去旅行畫畫時，才敞開心靈寫我想寫的散文。然而這時我從來沒有想到，也沒有打算過有朝一日收集這些散文出一本書，因此過去發表的不少散文

包括那第一篇談武則天的早已無存。

在文藝圈內我只是一個打雜工，總是身不由己，似乎需要我寫文章的機遇總是比需要我畫畫的機遇多，需要我做的又比需要我寫的多。我是一個不能專一堅持大志的人。於是半個世紀過去了，也如一隻急轉的陀螺，經歷了來自外部的衝擊和內部的震動，穿過了戰火和一次比一次慘烈的「運動」，竟然沒有倒下。如今它的轉速雖然減慢了，却仍然在轉，轉，轉。

一九八三年由於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約稿，才提醒我開始收集近期的和早期少數留存的文稿，編選了一本《我的故鄉》散文集，比較吸引我的興趣的是，書中附有我自己的插圖和彩色畫頁。自然，出版社也想以「圖文並茂」吸引讀者。彩圖的挑選也是限於與文字內容有聯繫的作品。我同意序文中所指出的，用心過於嚴謹，畫筆還沒有奔放的氣勢。現在兩年之後，當此心隨時代而開放的時候，作品是否也有新的變化呢？可惜最近的新作已來不及收入，只有俟之異日再請教於讀者朋友們了。

本書較之《我的故鄉》抽掉了十一篇，補上了近作五篇。這之中《畫中遊》、《怎樣沒有你——悼新波》、《他使人快樂——懷廖公》、《湘行小記》（四篇）、《白色聖誕與蛋糕拍賣》和《趙無極——在東西方之間》等均曾在香港報刊發表，此外也有一